

24



这是慈宁宫里最隐秘的一个房间，严格说起来，就是慈宁宫里的监牢。整个房间都是石壁，只有在高墙的上方，有几个鸟都飞不进来的小孔，透着一点儿天光。厚重的铁门，用重重的门闩和铁链锁着，在门的上方，有一个可以从外面开启的小窗，以便监视门里犯人的举动和送饭菜之用。在宫里，这种密室都是用来禁闭侍卫，惩罚太监用的，几乎每个宫里都有几间。因为许多侍卫，都身怀绝技，这种房间，几经改建，也越建越牢。在慈宁宫，这个密室早已废弃不用，太后顶多只用到偏院的暗室。但是，这次为了小燕子等六个人，这间房间又派上用处了。

房里静悄悄的，地上，横七竖八的躺着六个人，小燕子、紫薇、晴儿躺在一边。另一边，是尔康、永琪和箫剑，六个人都在沉睡。室内有简单的桌椅，桌上，有盏油灯，兀自冒着火焰。四壁萧然，房里充满了诡异和肃杀的气氛。

慢慢的，大家逐渐从沉睡中醒来，翻身的翻身，伸手伸脚的伸手伸脚。

第一个醒来的是小燕子，她呻吟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一时之间，不知置身何处，迷糊的问：

“我怎么睡着了？哎，好硬的床……”她一翻身，撞到旁边的紫薇，一惊，这才蓦然醒觉：“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她飞快的坐起身子，四面一看，发现自己坐在地上，身边躺着紫薇和晴儿，再过去，尔康、箫剑、永琪都躺在地上。她惊愕而困惑，还没想起是怎么回事，赶紧去推紫薇和晴儿，喊着：

“紫薇！晴儿！赶快醒一醒，我们为什么睡在这里？我们不是在和老佛爷喝酒吗……”她蓦的住口，脑子里，许多画面浮了起来。喝酒干杯、老佛爷翻脸、箫剑的话、杀父之仇、身世之谜、打架……她想起来了！

这时众人纷纷醒转。尔康跳起了身子，急喊：

“紫薇！小燕子！晴儿！你们怎样了？”

紫薇迷糊的看了尔康一眼，立刻坐起来，只觉得头昏脑涨，思想混沌。

“我们怎么睡了一地？这是……”

尔康扶住紫薇，着急的说：

“我们被老佛爷下了药……你赶快起来活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头晕眼花什么的？”四面一看，抽了一口冷气：“这是慈宁宫的密室，我们被囚禁了！”

晴儿坐起身，揉着眼睛说：

“我是醉了吧？全身都没力气！”她看着众人，顿时醒悟，抬头看房间，惊呼着，“密室，我们在密室里！”她急切的喊，“紫薇、尔康、箫剑、小燕子、五阿哥……大家都在吗？都活着吗？”

永琪迷迷糊糊的惊跳起身，以为自己还在慈宁宫里打架，嘴里大嚷：

“高庸！你敢让人打还珠格格，我跟你们拼命！”身子一

晃“头晕！”

尔康跳过来，一把扶住，永琪看也没看清楚，抡拳就打。尔康毫无防备，被打了个正着，慌忙抓住永琪的双臂，摇着。

“别打别打！是我呀！清醒一下，睁大眼睛看看！”

永琪睁大眼睛，醒了，不敢相信的看着众人，陷进思索里。

箫剑也摇摇晃晃的站起来了。环视众人问：

“大家都好吗？有没有人受伤？”

永琪看看这个，看看那个：

“我想起来了，老佛爷要我们来喝酒……难道……老佛爷把我们关起来了？”

尔康点头，沉痛的说：

“是！老佛爷把我们通通关起来了。还好，那个酒里，只有迷药，没有毒药。否则，我们这么不小心，这么没心眼，应该全部都死了！看样子，真需要我们几个死，也简单得很！”

大家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，却不能不信，思前想后，各有各的震撼。

紫薇见小燕子直着眼睛，呼吸越来越急促，就急忙拉着她的手，说：

“我们不要慌，往好处想，老佛爷虽然查明了真相，她还是顾念着我们的，她没有对我们下毒手！”她没把握的看众人：“是不是？”

没有人敢附和紫薇这句话，大家都沉默着。箫剑已经察看了一下环境，看到四壁厚厚的石墙，看到那厚重的铁门，知道门外墙外，必然还有重重侍卫守着。他明白，这次是插翅难飞了，更加沉默不语。小燕子一直在回想整个的经过，想箫剑说的话，“你的皇阿玛，就是我们的杀父仇人！”她的心，陡然一抽，抽得浑身都痛楚起来。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发

发出一声撕裂般的痛喊：

“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怎么会这样？我不要……”她一面喊着，一面冲向箫剑，扑在他身上，她用拳头疯狂的打着他，摇着他，不停的喊，“你为什么要编故事？你为什么要那样说？我们的爹，到底是谁？是怎么死的？怎么死的？”

箫剑痛楚的看着小燕子，难过极了。

“小燕子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说实话了，我们的爹，确实是浙江巡抚方之航！二十四年前的文字狱，他被斩首示众……”

小燕子一听，就疯狂的摇头，大喊：

“我一个字也不相信，我不要相信！这全是谎言，是天大的谎言！皇阿玛不是我的杀父仇人，他不会杀我爹，他不会砍我爹的脑袋！不会，不会……我没有嫁给仇人的儿子，我不要……不要……不要……”

小燕子边喊边打，眼泪滴滴答答向下掉。箫剑试图抓住她的手，沉痛的说：

“小燕子……对不起……对不起……”

小燕子继续猛烈的挥拳，激动得一塌糊涂，哭着喊：

“我不要你的‘对不起’我恨你，恨你，恨你……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为什么当初不告诉我？为什么在南阳的时候，不把我带走？为什么不拆散我和永琪？为什么让我回宫？为什么让我把仇人当成爹……”她越说越明白，真相就是这样了，再也逃不开，赖不掉了，就哭倒在箫剑肩上。

箫剑一把就拥住了她，跟着落泪了。

“是！我一错再错！当初，应该在会宾楼认出你以后，就死咬住这个秘密，到了南阳，也不该认你，应该飘然远去，更不该跟你们回宫，再招惹上晴儿……我的不忍，我的舍不得，

造成今天的局面，我害了你们每一个人，害了我惟一的亲人……我确实该打，该死！”

晴儿听到这儿，早已泪落如雨了，就奔过来，扶着小燕子，也哭着说：

“是我不好！都是我的错！在杭州，假若我不冒雨追箫剑，他已经走了。那么，老佛爷就不会调查这一切，所有的秘密，都可以保全了！小燕子，请你原谅我，是我这么残忍，这么自私，让你必须面对这份‘真实’！”

小燕子一听‘真实’二字，更是心碎肠断，痛不欲生了，激烈的喊：

“不是‘真实’，绝对不是‘真实’，皇阿玛对我那么好，他知道我是冒牌格格，还是留住我，他宠我，照顾我，教育我，不在乎我的出身，不在乎我没学问，答应永琪娶我……”想到乾隆的好，她泣不成声，“他还给我免死金牌，追到南阳接我回家……他是我的皇阿玛呀……他比亲爹也不差呀……我不要……我不要……”，

小燕子这一番痛断肝肠的话，让房里的其他五个人都湿了眼眶。不止他们五个，在密室的门外，那扇小铁窗虚掩着，太后和知画二人，正悄悄注视着室内的一切。两个人也跟室内其他的人一样，深受震撼。太后听着听着，听到小燕子诉说乾隆的好，字字句句，都掏自肺腑，不禁落下泪来。知画拿着小手绢，为太后拭泪，眼中也是湿湿的。

密室里，人人动容，个个伤心，只有永琪，还陷在巨大的震撼中，半信半疑。

紫薇走上前去，搂住小燕子，含泪说：

“小燕子，事实真相已经揭穿了，再也隐瞒不住了。你也接受这个事实吧！我和尔康，在南阳就知道了真相，是我们两个，说服了箫剑，要他忘记仇恨，把真相瞒住，为了成全你

和五阿哥的感情！”

“就是！”尔康接口，“假若你知道了真相，怎么可能嫁给永琪呢？我们也是一番好意，没料到还是逃不掉今天这个局面！如果有错，我和紫薇也是罪魁祸首。”

小燕子就哭着转向紫薇，投进她的怀里，抽泣着说：

“紫薇！你知道的，那个皇阿玛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我爱他呀……”，

紫薇拼命点头，跟着落泪：

“是！是！我知道，我知道！我比谁都明白！我也爱他呀，他是我的亲爹呀！我也有我的自私，这么久以来，我害怕你知道真相，因为，我不要你恨他，不要你仇视他！他是我和永琪的亲爹呀！”

永琪一直在看，一直在听，越来越心惊胆战。对他来说，这个真相的揭穿，他比小燕子还震惊。如果小燕子的亲爹，是以“谋逆罪”伏法，这意味着，他娶了一个在全国最不该娶的女人！也意味着，为了皇室和乾隆，他必须大义灭亲，牺牲小燕子！想到这点，他不但不寒而栗，他的心也粉碎粉碎，他的世界根本天崩地裂了！他摇头，不行！不能这样！不行！不可以这样！他冲上前来，抓住了箫剑，喊着：

“箫剑！你凭什么说皇阿玛是你们的‘杀父仇人’？我觉得太奇怪了！小燕子不要相信，我也不要相信！”他转向小燕子：“小燕子，听我说，这个‘杀父之仇’的认定标准绝对有问题，你不要伤心，说不定全是误会！皇阿玛如果下令斩首，一定因为案情重大，我们必须把案子调出来，才知道有没有隐情，有没有冤枉……何况，你从小流浪，到底是不是箫剑的亲妹妹，恐怕也有问题……我早就怀疑他认错了妹妹……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去扳她的肩膀。

小燕子情绪激动，一唬的甩开永琪，崩溃的大喊：

“你不要碰我！你爹杀了我爹，你还敢碰我？你是我仇人的儿子……你走开走开，我不要再见到你，你害我没脸见天上的亲爹，你还要让我不认亲哥哥吗？你太坏了，你敢这样说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恨你……”

永琪一退，脸色大变，神态惨然。他大受打击，痛楚的说：

“小燕子，我们经过了多少风风雨雨才到今天，我对你的心，天知地知！你爹的事，我也被蒙在鼓里，我也没有选择的机会！如果我早知道你的身份……”

小燕子早就神志不清，心碎肠断。听到永琪这样一说，更是句句刺耳，她尖声喊着打断：

“你早知道，早就把我甩了，是不是？”

永琪怔了怔，悲哀的看着她，这个他用整个生命来爱着的女人，这个一颦一笑都让他失魂落魄的女人！他诚实的、惻然的说：

“不是，我早就带你去大理了！不会让你面对今天的局面……”

小燕子一愣，哇的一声，放声痛哭，扑进永琪的怀里，一迭连声的喊：

“永琪永琪，我要怎么办？我们要怎么办？我没有恨你没有恨你，我……我……我那么喜欢你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不要你成为我的敌人……我不要……”

永琪含泪点头，抱紧她，也一迭连声的回答：

“我知道，你不用说，我都知道！”

门外的知画，看到这儿，泪珠从眼中坠落。太后也是一脸的震撼和不忍。

密室内，尔康看到大家情绪激动，往前一迈步，大声说：

“大家都冷静一点，不要哭哭啼啼了！听我说，关于小燕

子的身世，现在是真相大白，小燕子和五阿哥，你们除了勇敢的接受这个事实，已经没有退路。不过，五阿哥说得对，这个案子，确实有调查的必要！但是，我们现在的的问题，不是调查当初的案子，不是再去追究事实，而是目前，我们被老佛爷囚禁在这儿，眼看皇阿玛也会知道真相！等到皇阿玛知道了，我们还有生路吗？我看不管我们有理没理，这次，恐怕十面金牌也救不了我们的命！我们要怎么办？”他看着大家，在这个纷乱的时刻，他那种领袖般的气质就凸显出来了，他对大家招招手，“来来来！我们大家围在一起，把眼泪擦干，坐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！”

门外的太后，拉了知画一把。尔康他们要好好讨论，太后也需要好好讨论。弄成这个局面，下一步，到底该怎么走？

“现在，我都明白了！”太后回到卧室，屏退了闲杂人等，只留下了知画，说，“箫剑和小燕子，确实是方之航的儿女！”她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寒战，“皇帝把仇家的儿女，养在身边，太可怕了！但是，小燕子和永琪，是真的不知情，尔康和紫薇，是早就知道了！”

“晴格格和箫剑私奔，也是为了这个！”知画深深看太后，眼里带着求情的意味，“老佛爷，我想，箫剑并没有要报仇的意思！”

太后倾听着。知画再诚挚的、认真的分析：

“您听到紫薇格格的话，他们说服了箫剑，放下了仇恨。我想，箫剑肯跟大家回宫，肯让小燕子嫁进皇室，不是为了报仇，是因为手足之情，战胜了仇恨之心！”

太后沉思，眼神深邃湿润。

“你说的有理！我看到小燕子哭得那么伤心，一句句话，都打进我心坎里，我也不能不感动……那孩子，好像对皇帝真有爱心，我是不是做错了？如果不揭穿他们，或者大家也

能糊里糊涂过一辈子吧？”

“老佛爷明察秋毫，已经知道的事，怎么能不揭穿呢？箫剑和还珠格格，当初逃过一劫，已经是奇迹了！逃过一劫又双双进宫，就是奇迹中的奇迹，难怪老佛爷要疑惑，任何人都不会不安心吧！”

知画的话，给了太后极大的安慰，激动的说：

“就是这句话！叫我怎么能‘安心’呢？这样一个有杀父之仇的格格，生活在皇帝的身边，我想起来就发抖了！还有那个箫剑，身手那么好，武功那么强，他要有个什么居心，真是防不胜防呀！”

太后在室内兜着圈子，烦乱着，思考着，一跺脚下了决心：

“不能不忍心，不能婆婆妈妈！这种事，一向都是‘永绝后患’的！我还是告诉皇帝去，把他们通通交给皇帝！让他去发落！”

太后说着，转身就往门外走。知画一惊，着急的抓住了太后的手，说：

“不行不行！请老佛爷三思！如果皇上知道了，就算心里有几千几万个舍不得，也只能做一个处置，箫剑和还珠格格必死无疑！五阿哥、尔康大概会贬为庶人，晴格格会逐出宫门……”她那明亮的双眸，紧盯着太后，眼里全是恳求，语气郑重，“老佛爷，您舍得五阿哥和晴格格吗？您最介意的，不就是晴格格的婚事吗？如果能够打散这场婚事，收回晴格格的心，又示好于尔康和紫薇，您不是就达到目的了？为什么一定要闹到皇上面前去？弄得天崩地裂呢？”

太后被提醒了，舍得永琪吗？她最舍不得的，就是永琪呀！万一永琪和小燕子站在一条阵线，怎么办？她和乾隆，对这个阿哥，都“失去不起”呀！她震动的站住了，凝视知画，

点头说：

“是呀……你说的对呀！”她抬头看虚空，“不止五阿哥，还有福家，三代忠臣啊！紫薇又是皇帝的骨肉，我不能把他们夫妻一直关着……”她越想越烦躁，弄成这样，反而不知如何善后了；“现在，真相我是明白了，下一步可就难了！”

“或者，您可以和他们谈条件，或者……您可以把他们分开，一个一个谈……现在这个局面，他们比您慌！我想，您提出任何条件，他们为了脱困和救人，都会同意的！”知画积极的说。

“就算他们同意，我怎么能包庇小燕子和箫剑呢？我怎么能保证皇帝的安全呢？”

太后说着，不禁凝视知画，见她明眸皓齿，聪慧绝伦，眼神逐渐坚定起来。她伸手握住知画的手，郑重的说：

“知画，你能不能帮我？”

知画拼命点头：

“就怕我没有什么力量，帮不上忙！”

“你有你有！”太后一字一字的问：“告诉我，你可有几分喜欢五阿哥？”

知画大震，面红耳赤，惊喊：

“老佛爷！”

太后深深看知画，眼里，有着数十年的经验和智能。她清清嗓子，镇定了自己那烦乱矛盾的心，有条有理的说：

“你知道，你是汉人，在清朝皇室，满汉不通婚的规矩还在！虽然先皇和当今皇帝，都有好多的嫔妃是汉人，却没有一个能够当上‘皇后’！所以，你再好，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妃子或贵人！这，还得嫁给一个‘太子’才算数！你，想不想当未来的‘皇后’呢？”

知画震动的听着，凝视太后。

“知画从来没有非分之想……就算五阿哥已经内定为太子，他也先有了还珠格格，他们夫妻情深，我……不想搅和进去……”

“你对自己没有信心吗？男人，谁不是三妻四妾？现在的恩爱，能够持续多久？没有你，五阿哥迟早会有别人！你是最好的皇后人选，你进了景阳宫，做我的耳目，也可以帮我看着小燕子和永琪！那么，我或者可以把这个秘密压下去！”她心中盘算着，岂止要知画做眼线，她更需要知画，为永琪生儿育女，做将来的‘国母’。除了知画，放眼八旗，还没有任何一个姑娘，有这个才华、家世和能干，来担当未来‘皇后’的重任。

知画低下头去，轻声的说：

“只怕五阿哥不愿意！”

“那是我的事了！如果他不愿意，我只好告诉皇帝，先处死小燕子！”

“啊？”知画大惊。

当太后和知画在商量大计的时候，密室里的六个“囚犯”，也聚在一起分析当前的局面。尔康严重的说：

“不是我要吓你们，现在这个局面，真是糟透了！当初，方巡抚是‘谋逆罪’服刑的，这个罪名太大，是‘诛九族’的事。为什么要‘诛九族’？并不是‘九族’都有罪，而是不留后患，怕子孙报仇。现在，老佛爷知道真相了，她一定会告诉皇阿玛，不管皇阿玛多喜欢小燕子，多喜欢永琪，这个真相太震撼了，他恐怕只有一个选择，就是‘不留后患’！”

大家听得毛骨悚然。

小燕子依偎在永琪怀里，她还陷在巨大的震撼里，脑筋糊糊涂涂，无法分析任何事情。永琪却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已经有过种种最坏的想法，尔康的话，和他的想法是同样的。

他心里一惨，长长一叹说：

“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这次是死定了！”

“除非……”尔康寻思着。

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老佛爷网开一面，守住秘密，不告诉皇阿玛！除非我们有机会和办法，说服老佛爷保密！”尔康说。

“我想，不可能吧！这事太大，老佛爷不敢做主！”晴儿苦涩的说。

“诛九族？”永琪激动的接口：“现在，这‘九族’怎么算？小燕子是我的妻子，我自然在九族之内，皇阿玛是我的阿玛，岂不是也在九族之内，老佛爷是我的祖母，当然在九族之内，紫薇是我妹妹，尔康是我妹婿，也是九族之内，宫里的阿哥格格，都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个个都在九族之内……这样一个推一个，难道把皇室全部杀光，以绝后患吗？”

“你不要说气话，当然是可杀的杀，该留的留！”尔康摇头说。

大家都知道尔康的分析有理，全部安静下来，哀愁沉重的笼罩着室内。片刻后，紫薇看看高高的透气孔，有曙色透了进来。她想着东儿，想着学士府，悲哀的说：

“天亮了！我们一夜没回家，阿玛和额娘一定急坏了！”

“他们知道我们进宫，一定以为大家喝了酒，舍不得分开，留在景阳宫过夜了！他们不会担心，因为，他们绝对想不到我们会出事！”尔康安慰着她。

“我早已不在乎自己的生死，可是……”紫薇看了看尔康，“可怜的东儿，他才三岁！”

尔康伸手，紧紧的握住了她的手。

箫剑一直沉默着，这时突然抬头，一本正经的说：

“小燕子，我想，永琪说得对，你根本不是我妹妹！当初，

我本想去找静慧师太，求证一下你的身份，后来，又想‘落地为兄弟，何必骨肉亲’，认了就认了！现在，越想越不对，你没有有一个地方像我，我一定认错了！”

尔康眼光一闪，和箫剑交换了一个视线。只见箫剑眼神里，透着坚决和祈求的神情。尔康立刻了解了他的意思，只要证明这个“认妹妹”是个误会，就保住了小燕子和永琪！现在这个时刻，救一个是一个！他点点头，立即心领神会的说：

“对！我也一直怀疑这件事！除非把静慧师太找来，把当初师太收容的几个姑娘，全部找到，再核对一下，才能弄明白！”

小燕子抬头看着箫剑和尔康，她的脑筋再糊涂，也明白箫剑要救她的心念。她从地上跳起身子，对箫剑涨红了脸，激动的喊：

“好呀！你不想认我了，是不是？你以为我是贪生怕死的小人，是不是？你想一个人担负罪名，送掉脑袋，来保护我，是不是？你敢再说我不是你妹妹，我就和你拼命！”

“如果我认错了呢？本来就有问题！我一定一定认错了！”箫剑大声说。

小燕子扑过去，对箫剑又打又踹。

“你这个混账！你这个伪君子，你这个真小人，你这个臭大侠……”

永琪跳了起来，拉住小燕子：

“不要叫！不要这样！”他看箫剑，“箫剑，这个主意不好！事实就是事实，我都明白了，所有前因后果，也都想起来了！不要狡赖，小燕子早就说过，要头一颗，要命一条！大家都认了吧！”

晴儿悲切的看众人，心里已经有了主张，说：

“大家不要太绝望，老佛爷虽然把我们囚禁在这儿，她没

有捆我们，也没有把我们分开，我觉得，事情可能还有转机！让我们抱着希望等待吧！”

“晴儿说得是！”紫薇接口；说不定峰回路转，柳暗花明

.....”

正说着，一声门响，大家都跳起身子。只见高庸带着几个侍卫走进门来，高庸甩袖行礼，态度依然恭谨：

“额驸大人，紫薇格格，老佛爷有请！”

“只有我们两个吗？”紫薇不安的问。

晴儿急忙上前，请求的说：

“高公公，请您告诉老佛爷一声，晴儿请求跟老佛爷谈谈！”

高庸同情的看了晴儿一眼：

“喳！奴才知道了！额驸大人，请走吧！”

永琪心里一动，急忙对尔康说：

“尔康！救一个是一个！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出去就别再进来了，知道吗？别谈什么义气，要为东儿着想呀！”

“尔康跟老佛爷分析清楚，知道吗？”箫剑话中有话，叮嘱着。

尔康和紫薇，就在大家的叮嘱声中，跟着高庸、侍卫出门去了。

到了太后房里，两人抬眼一看，房里只有太后，什么人都没有。两人心里有数，太后并没有立即声张这件事，显然还有转机，就双双对着太后一跪。

“紫薇、尔康叩见老佛爷！”

“起来说话！”

两人站起身，看着太后。太后沉声问：

“你们夫妇，这样包庇小燕子和箫剑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什么话要说？”

“老佛爷，尔康以自己的生命，家父的生命和我儿子东儿的生命起誓，箫剑和小燕子不会害皇阿玛！我们在南阳知道真相之后，一直在化解这份仇恨。箫剑一路跟着我们，早已被皇阿玛的仁慈正直所感动，已经把仇恨抛在九霄云外了！如果老佛爷不追究出真相，这个秘密永远不会揭穿的！”尔康诚恳的说。

“如果他把仇恨抛在九霄云外，为什么不肯做官？要带着晴儿逃跑？”

“箫剑真要报仇，早就下手了！还需要等到今天吗？”尔康回答。

“那可说不定，可能以前没机会……”

“如果以前没机会，他就该接受皇阿玛的官职，留在北京等机会！”紫薇再也忍不住，激动而真挚的说：“他就是不想报仇，才要带着晴儿远走高飞呀！老佛爷，皇阿玛是我的亲爹，我好不容易，翻山越岭到北京，经过千辛万苦才认了爹！当初，为了挡刺客，我曾经挨过一刀！我这么爱我爹，您认为，我会让我爹生活在危险里面吗？如果真有危险，我会拼命拼命阻挡呀！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？一定是分析过了，有绝对的把握，才敢让箫剑跟我们在一起！”

太后看看二人，用力的点了点头。

“你们很有说服力！我几乎要被你们说服了！但是，不管他们有没有报复的念头，现在秘密已经揭穿了，我只有告诉皇帝去！箫剑和小燕子，我会请求皇帝，留个全尸……至于永琪和晴儿两个，你们能保证他们不生二心吗？”

紫薇一听，心中大痛，就扑跪在太后面前，紧紧的拉住太后的手，哀声喊着：

“不要不要！老佛爷，求求您！求您发发慈悲，不要告诉皇阿玛！您想，皇阿玛那么喜欢小燕子，那么重视五阿哥！

您怎么忍心打破他的幸福，带走他的快乐呢？何况，为了盈盈姑娘，皇阿玛已经够伤心了，这个秘密，会把皇阿玛整个打倒的！我不能想像，如果小燕子必须处死，皇阿玛怎么办？您不看在小燕子面上，不看我面上，不看在五阿哥面上，也要看在皇阿玛面上呀！”

太后一唬的站起身来，甩开紫薇的手。

“这么严重的事，我怎么可能隐瞒皇帝！”

尔康就一步上前，拦着太后说：

“能能能！只要老佛爷不说，知画姑娘不说，我想，就没有人会！老佛爷，您不明白，小燕子和五阿哥情深义重，如果失去了小燕子，五阿哥一定会生不如死，那么，您也就同时失去五阿哥了！至于晴儿，大概会跟着箫剑同生共死，您既然要处死箫剑，就不必考虑晴儿的‘二心’问题，她不会再有‘二心’，她有不起‘二心’，到时候，她一个心都没有了！”

太后大震，抬头怒喊：

“你们两个在威胁我吗？”

紫薇哀恳的看着她，说：

“您不要生气，如果您不顾虑皇阿玛，我也不信！您确实有许多顾虑，不是吗？或者，我们可以想一个面面俱到的办法！”

“什么面面俱到？现在这种局面，怎么面面俱到？”

“让箫剑带着晴儿远走高飞吧！”尔康试探的提议，“让他们永远不许回北京，这样，等于判了箫剑的流刑！至于小燕子，就留在宫里，我、紫薇和五阿哥，会把她看得紧紧的！不会允许她出问题的！”

“就这样，好不好？”紫薇期盼的说，“老佛爷，您开恩吧！要不然，您和小燕子谈一谈，您会发现她真的崇拜皇阿玛，像个亲生女儿一样爱着皇阿玛！”

“哪儿有这么好的事？让箫剑带走晴儿？还留下小燕子？不行不行！晴儿不许走，小燕子也不能留！”太后神情坚决。

尔康一抬头，有力的说：

“小燕子根本不是箫剑的妹妹！”

“什么？”太后惊问。

尔康定定的注视着太后，面不改色的说：

“当初从南阳回到北京，我就去访问了静慧师太，师太亲口告诉我，这是一个误会！如果您不相信，尽管找静慧师太来对质！因为小燕子认了这个哥哥，快乐得不得了，我才没有揭穿，让他们将错就错！”

紫薇惊看尔康，只见他抬头挺胸，满脸坦荡，说得煞有其事。

太后震动的睁大了眼睛。心里其实是明白的，尔康在千方百计救小燕子和永琪！她又何尝不想救永琪呢？她沉思着，忽然有了主张，抬眼看尔康：

“如果小燕子不是箫剑的妹妹，或者可以救小燕子一命！我放掉你们两个，你们回家去，在你们父母面前，一个字也不要提！尔康，你赶快去找那个静慧师太，我要把事情弄明白！”

“是！”尔康赶紧回答。

太后盯着二人：

“假若我保守秘密，放掉小燕子和箫剑，你们两个，愿意跟我合作吗？”

尔康和紫薇交换了一个视线，尔康就急忙点头说：

“是！只要您保密，放掉他们，任何条件我们都接受！”

太后就对两人坚定的说：

“你们要说服小燕子和永琪，让永琪娶知画！”